

思親

顯明法師



思親

父親明遠公，諱振東，光緒十八年壬辰冬月初三日辰時生，籍居遼寧錦西虹螺峴八將營子，先務農，後經商，幼讀私塾，實踐孔孟仁義之學甚為嚴謹，專長楷書，性剛直，有白山黑水間之豪氣，不憂懼、能果斷，可謂拿得起放得下。

回想余五歲時，舉家遷至黑龍江省拜泉縣，因乘坐馬車，行走月餘，沿途勞頓，祖父與母親相繼棄養，奉二靈櫬返故居安葬，惟須十冬臘月，滴水成冰，河流凍結，方能行走大車，故把我凍得眼淚直流，父問冷否？答曰：「不冷。」遂曰：「凍死迎風站，餓死挺肚行。」

父親一度營商頗為得意，父子相依為命，形影不離，凡有所需無不應允，記得在松花江畔，二人吃一餐飯就用了三塊銀圓。但對我的學業並未放鬆，管教更嚴。

東北道教（全真道）較盛且普遍，父親暇時常客住道觀，與道長為友，吃白齋，練仙術，幾已入門，嗣經倭虛法師引導皈依三寶，法名法一。無家室之累，捨子女之情，修苦行，由東北徒步至印度朝聖，即經常往返於印緬之間，過原始佛教徒生活。事先曾約我同行，因畏跋涉未表同意，況當時余正在哈爾濱念書，年幼無知，竟違父意，悔之晚矣！否則余一生行止又不知如何安排，後接來信則曰：「佛法無邊。」當我於觀宗講寺弘法社畢業，任觀宗寺僧值時，回國看我，寶公曾勸其留住，彼以氣候、生活不習慣，又回印緬，自此音訊斷絕，問候無路，僅一老父，生平違侍，不能孝養（當時已有能力孝養）。至今想起仍然酸鼻，潸然涕淚，也許他老人家看我已學成任職，不必再為掛念，但為人子者豈能稍釋懸念。在香港遇慈航法師，詢法一其人，彼云，似於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十日圓寂於仰光，遂由弘法精舍全體師生普佛超薦，余則悲泣思親，茶飯不思，虔誠誦經七日，自後更使我夢寐想見，感為一生最大憾事。

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十八日，遇恆月長老於高雄車次（恆月法師居緬多年），談起法一法師，據告，彼與法一早年相識於哈爾濱（其描述體態相符），已於民國三十年六月初七日，五至十一時之間圓寂，葬於仰光高解福山寺北邊井臺後。又一次詢彼，則云於三十一年四月坐缸，三十九年二月八日開缸，肉身不壞，頭髮、鬚鬚長得很長，在緬甸仰光集碼奚馬羅漢寺為其塑金身，供養在該寺，現由其徒永順師管理，願因緣成就，親去禮座。

按肉身不壞，在佛教古今高僧不乏其人，有全身舍利、碎身舍利不同，火化後取出各色的舍利子為碎身舍利，死後坐缸數年，肉身不壞則為全身舍利。例如唐朝惠能、希遷，宋朝丹霞，明朝憨山，民國慈航、清嚴等。總之，內以戒定慧薰修，外離名聞利養，以吾父之剛直性格，篤實的信仰，精神持氣的功夫一向又很認真，則肉身不壞理自當然，雖未驗其證何果位，而超凡列聖，信不疑也。吾心自覺安慰，但自愧仍是一介凡僧，生死未得消息，夢想顛倒未離罣礙，至云教學相長，終是益他損己，今後不再以凡情念慈親，應以理解自勵。人生終究孤寂，唯佛伴我神識，只要智慧啟發，思議自然絕續，誓一肩擔父，一肩荷法，繼續盡未來際。

歲次己未年佛誕節顯明念法於臺北佛隴

時年六十有四



日期：二〇二四年一月九日

版本：2024.01.09

網址：<http://www.forlong.us>